

設色畫，畫面繪秋日靜寂的郊野，臨水坡岸上紅葉乍現，野菊吐芳，倚側的蘆葦在微風中搖曳。荊棘叢旁，菜花葉底，一隻青青的蚱蜢正安閒地撫須小憩。三隻絢麗的蝴蝶在花叢中翩翩起舞，上下飛翔。紅葉、紫菊、黃蘆、綠菜、白花、彩蝶，畫面衆彩紛呈又明麗清雅，靜謐中蘊含着勃勃生機。

《寫生蛺蝶圖》筆力遒勁，花草以墨線雙勾輪廓，用筆較粗，且有輕重頓挫，設色淡雅；蚱蜢、蝴蝶則細筆精勾，敷色濃重，形神俱佳，清新俊逸，風格與徐熙相近。而與畫史所載趙昌“專尚設色”、“筆跡柔美”的特點不盡相同，故有人懷疑此圖非趙昌所作。但無論作者是誰，該圖確是世人所公認的宋代蝶畫精品。

南宋佚名畫家的《晴春戲蝶圖》團扇則是蝶畫中一幅彌足珍貴的小品。作者在一幅方圓不盈尺的畫面上，描繪了十五隻品種不同、形色各異的蝴蝶。其中有形體較大、黑紅相間的鳳蝶；有黃黑相間的斑蝶；也有粉白色的蛺蝶；五彩繽紛，各具情態，就象春天百花園裏盛開的鮮花一樣，千嬌百艷，花團錦簇般地翔集在一起，輕飛曼舞，彷彿是一群久別重逢的朋友，在互相傳遞着春的信息。畫面上雖無任何春天景色的描繪，人們已可感受到濃厚的春意。難怪古人又把蝴蝶稱作“春駒”（元·伊世珍《瑯嬛記》“春駒”條）。

這幅小品還體現了畫家的高度寫實本領和精湛的繪畫技藝。所畫蝴蝶，那薄如絹紗的蝶翼、斑斕的花紋和細如髮絲的須腳，都刻劃得維妙維肖，形神兼備。這幅作品不僅具有高度的寫實性，還為我們今天研究當時杭州地區的蝶種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資料。當代昆蟲學家李傳隆先生在其《宋畫〈晴春蝶戲圖〉上的物種考證》（《大自然》雜誌創刊號）一文中，將圖中的蝴蝶與現今仍生息在杭州一帶的真蝶加以對照，結論是：“這幅畫上每一種蝴蝶的大小比例、形態特徵以及色彩斑紋等等，大都酷似實物，栩栩如生。雖時隔千年，仍能明確鑑定出來都是屬於南宋國都臨安（今杭州）附近的蝶種。個別種類還可明顯無誤地識別其雌雄。”這一科學分析為我們今天斷定此圖為南宋杭州地區畫家所作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明代徐渭的《耄耋圖》，畫一隻蝴蝶當空飛舞，下方二隻貓，一隻仰頭注視，躍躍欲撲；一隻背身蹲踞，漠然無視。貓、蝶全用酣暢淋漓的水墨點染而成，不着線描及色彩，率意為之，形雖不準，而貓的憨態和蝶的歡快躍然紙上，可謂意趣盎然。“不求形似求生韻”正是他的作畫準則。《耄耋圖》並非是簡單地表現貓蝶之趣，而是借所繪貓蝶巧諧“耄耋”之音，是恭賀他人生日的壽意畫。在古代，壽意畫還有山、石、松、鶴、壽星、麻姑、東方朔等多種題材。因“耄耋”是指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故“耄耋圖”（有時直接名曰“貓蝶圖”）通常用來給那些年事較高者賀壽。這種做法可以上溯至五代。前文提及的徐熙的《蜂蝶戲貓圖》、黃居案的《戲蝶貓圖》等，亦屬此類作品。這樣，畫蝶又有了賀壽的意義。

康熙皇帝詠長城

張必忠

同
DPM